

从一极到两行

传道书之（四）6:1-7:22

引言、这也是「实用主义」

许多人以为，「**信仰**」（特别是所谓「正统信仰」）与「**实用**」这两个词总是拉不着边的，因为「实用」总是使人联想到**现世、短视、功利和鄙俗**等负面的事物，而「信仰」呢，则是**长久、永恒、理想和崇高**等正面的事物，两者截然相反。换言之，就是讲求「实用」的人一定没有甚么「信仰」，而讲求「信仰」的人也一定不很理会是否「实用」。不过，只要大家懂得动态、立体地看，就会知道事实绝非如此简单。

第一、讲求「实用」的人其实是很有「信仰」的。他有甚么「信仰」呢？表面上看，他「信仰」的就是「实用」——即只要有用或实用的，他都会看为是「好」的。不过，事实亦非如此简单，因为讲求「信仰」的人也可以同样很讲求「实用」。（见下一点）

第二、讲求「信仰」的人其实也可以非常讲「实用」的。首先，为了传达或实践他们的「信仰」，他们可以非想权宜通变，所谓「用诸般方法」，「用得」的他都会用，这也是「实用主义」的一种呀！不仅如此，有「信仰」的人崇尚的长远理想或永恒盼望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其实也是非常「切身有用」的事物，这也是一种「实用主义」呀！

总结上两点，结论很简单，就是所有讲「信仰」的人都讲「实用」，所有讲「实用」的人都讲「信仰」。他们的真正分别，只是他们所「信仰」的「实用」有所不同，或他们以为「实用」的「信仰」有所不同而已。（即你信这个「实用」，我信那个才「实用」）因为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去做他认为「**没有用**」的事，也没有人会真心实意去做他「**不相信**」的事。人只会做他「**认为有用**」的事，也只会做他「**觉得可信**」的事。所以，一切人都讲究「实用」，也同时讲究「信仰」。说这个人讲「信仰」，那个人讲「实用」，是词意上的严重误用。

请看传道者，他传讲日光之上的真理，譬如上帝在掌管全局，这个自然是「信仰」，但也是「实用」，因为这样的「信仰」，对实际的人生有十足的安顿和指导作用，非常「实用」。传道者又大谈日光之下「虚空的虚空」的人间真相，教人随遇而安地应对世事，这自然很「实用」，但也是「信仰」，因为人非有信，也不可能有这种洞见或接受这种教导。

所谓「信仰」与「实用」其实是一体两面：你若有这种版本的「信仰」，你就一定会追求这种版本的「实用」。所以，大家不要误信流言，以为圣经真理与基督信仰是「**只讲信仰不谈实用**」的。大错特错！事实上，圣经真理与基督信仰讲的是「**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**」，因为它所传达的「信仰」是一切「信仰」中最「实用」的一种，对来世固然「实用」，对今生也非常「实用」。今天，我就会透过讲解《传道书》6:1-7:22，告诉大家传道者的信息是多么的「实用」，「实用」到可以贯通人间与天上、现世到永恒。传道者这种「实用主义」，文雅的说法是「**一极两行**」，粗鄙的说法是「**一个目的地，两条腿走路**」。请看下文分解。

一、别忘了我们的「信仰平台」——日光之下

这一节讲到的，仍未是今篇讲章的主体，却又不只是个引言，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，或说「平台」。甚么「平台」呢？就是下文「**一极两行**」（一个目的地，两条腿走路）的信息的重要前设。甚么重要前设呢？下文再说。我们先看看传道书第六章这个甚么「平台」。

传道书第六章是最「好解」也最「不好解」的经文，因为大同小异内容、信息甚至文字，在前面五章几乎全都出现过。我下面就给大家一个简表比对一下：

第六章	第一至五章
<p>6:1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2 就是人蒙上帝赐他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来吃用。这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</p> <p>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留给未努力的「外人」或「后人」享用，意思大同小异。</p>	<p>2:21 因为有人用智能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</p>
<p>6:3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；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。4 因为空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蔽，5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；这胎，比那人倒享安息。6 那人虽然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</p> <p>因为人生际遇上的种种困苦，而宁愿是个未出世见光的胎儿，意思大同小异。</p>	<p>4:2 因此，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。3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</p>
<p>6:7 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8 这样看来，智能人比愚昧人有甚么长处呢？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，有甚么长处呢？9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</p> <p>做人不知足、不知止，劳碌一生却连享受也不懂得，意思也大同小异。</p>	<p>4:6 满了一把，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两把，劳碌捕风。7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：8 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：「我劳碌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」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</p>
<p>6:10 先前所有的，早已起了名【定局了】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。11 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甚么益处呢？</p> <p>在日光之下，「人力」始终无法改变「天意」，意思也是大同小异。</p>	<p>1:15 弯曲的，不能变直；缺少的，不能足数。……3:14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；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</p>
<p>6:12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，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甚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甚么事呢？</p> <p>在日光之下，人一生的作为，到他死后总是白干一场，意思也大同小异。</p>	<p>5:15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；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</p>

我说第六章「好解」呢，是因为类似的经文，前面五章都讲过、解过了，照抄就是了。我说第六章「不好解」呢，是因为不明白为甚么相类似的内容、信息甚至文字，要重复出现，全无「新意」？（以后几章还偶尔还有一些「新意」，但第六章却是完全没有，几乎是完全重复上文讲过的东西，似乎没有「存在」的必要。）

原来，这章的「存在」有一个极大的作用，就是请你不要忘记，虽然经过了《传道书》一至五章，天上人间所有的重要的信息和事理你都听过了，但事实上，你却寸步也不曾离开过这个「虚空的虚空」的人间，这个「日光之下无新事」的世界。你并未「得道」，更未曾「解脱」。第六章极其扫兴地「旧事重提」，正正是要体现这个「日光之下无新事」的悲悲惨惨的人间真相，告诉你你没有「超升」，你仍被重重「禁锢」在日光之下这个「生活平台」里。

当然，传道者也有不时提醒我们「**不要忘记天上的事**」，但同样重要的，是他也不时提醒我们「**不要忘记人间的事**」。传道者不是叫我们「忘记信仰」，而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「信仰」所要实践「**落脚**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「**人间平台**」。架空这个「人间平台」，讲些四平八稳或天花乱坠的大道理，貌似虔诚，其实是十足十的伪善。传道者却用他的智能与悲情，足足花了一章圣经（第六章）来醒我们：「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个『人间平台』！」

基督信仰断不是用来「改造世界」的（这是人本主义者的异端讲法），也不是要把世界改造到「宜于基督信仰」，然后才大摇大摆地去相信、去遵行。基督徒终此一生都必须「知命认命」——他只能「活在这个相当不宜于基督信仰的世界」里，并且就在这样不利的「人间平台」上面，跌跌撞撞、曲曲折折、左摇右摆地践行基督信仰，到老到死。

好了，奠基于《传道书》第六章再三提醒我们的「人间平台」，基督徒的「信仰之路」又应该要怎样走下去呢？原来，下文第七章第一至廿二节，传道者就很总括性地告诉我们，这条信仰之路有一个非常「**实用**」的「**走法**」，就是「**从一极到两行**」。先说「一极」。

二、定睛于「一极」

甚么是「一极」呢？原来，一条「路」怎么走法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你的「**目的地**」，即是你究竟要去哪里。这就是我说的「**一极**」。对于人来说，他的「一极」又是甚么呢？他终其一生「**会**」走向以及「**应**」走去怎么样的「**极限**」呢？留意呀，大家看见我又说「**会**」又说「**应**」，就知道人的「一极」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，必须看得「**立体**」。

首先，传道者点明在日光之下，人最明显的「一极」就是「**肉身的死亡**」：

^{7:1}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；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² 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；因为**死是众人的结局**，活人也必【**或作应当**】将这事放在心上。

这句「**死是众人的结局**」，就将这个「一极」讲得清楚明白，无可遁形。但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个「必有一死」的「一极」呢？我们看传道者上下文的一些讲法，很容易会误会传道者提倡某种「人死如灯灭」或「一了百了」的讲法。事实绝对不是。传道者只是在**某个层次**上讲

到「肉身的死」是人类参与日光之下的人间事务和享受现世福乐的「极限」，但是他并不认为「肉身死亡」就是这个「一极」的全部内容，因为传道者更加强调人有不会随肉身死亡而消失的「灵魂」，而死后更有从上帝而来的「审判」。所以，《传道书》对人的「一极」的整体解理，就刚好与《希伯来书》第9章27节的讲法完全一致吻合：**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」**《传道书》表面上稀奇怪诞，好似有点「偏门」甚至「邪气」，但它的核心神学其实「正统」到不得了！

肉身的死亡只是人在日光之下的「一极」而已，但「故事未完」，因为在日光之上，他还要接受神的审问并决定他永远的归宿（即我们惯常所谓的「永生」的问题）。所以，如何「立体」地面对这个「整全的一极」，就成了生命中的「大学问」，也是传道者的智能之真为「大智能」而不是泛泛的「处世格言」的原因。

因着有**日光之下**的「一极」——肉身的死亡，并由之而来的人终必会与一切人间事务与享乐的「永别」，传道者就讲出了某种「不执着纠缠于人间是非得失」和「不如及时行乐」等讲法。但是与之同时，又因着有**日光之上**的「一极」——上帝的审问，并由之而决定的人的永远结局，传道者又教训我们要好好「掌握和管理今生」，好可以面对将来神的审问。

至此或者有人会问：「日光之下有『一极』，日光之上又有『一极』，岂不是『二极』呢？」

我的解答是：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，只不过是同一个「极」的两个「步骤」而已。《希伯来书》说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」，绝不是讲人有「两个结局」，一个是今生的死亡，一个是死后的审判。经文的真义是人只有「一个结局（极）」，就是他上帝审判之后的永远归宿。至于「一死」与「死后审判」，只是「迈向」这个最后结局的必经「门槛」。简单说，人的**肉身死亡、死后审判与永远归宿**，就是构成人的「一极」（最终结局）的三个必然的构成部分，所以不是「三极」，而是「一极」的三个层次或步骤而已。（有少数人不须要经过肉身死亡，譬如以诺、以利亚和主回来时仍在世的人，但那是「例外」。）

顺带讲讲，坊间有些讲法，总喜欢将《传道书》定性为一本专讲「例外」、专讲「反常」的书，言下之意，是《传道书》的信息只是针对「非一般」的情况来讲的，再言下之意，是《传道书》是本「偏门之作」，即是基本上可以不理。事实是刚刚相反。《传道书》讲的正正是人生与信仰里**最常的常情、最常的常理**——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」。老实说，圣经书卷之中，倒是没有哪几卷像《传道书》这样将这个「**定命**」讲得这样「露骨」和淋漓尽致。我要强调，一个人如果连这个「定命」都不知道、不了解或不重视，就不要讲甚么「福音」。不能充份掌握《传道书》的「悲观」，就不要传讲《福音书》的「乐观」。

言归正传，如何应对日光之下的一重「一极」——肉身的死亡，传道者已经说了很多，我也说了不少，现在是时候说一说如何应对日光之上的一重「一极」——上帝的审问。

^{7:1}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；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² 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；因为**死是众人的结局**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

甚么是「**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**」呢？这句经文一定要扣住下一句「**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**

子」来解，才不致产生误会。它的意思是「生前（靠膏油）馨香」不如「死后（凭名誉）馨香」。但大家一定要留心，传道者说的并不是我们要看重「名誉」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只是比喻而已。它要凸显的，并不是「有名誉」比「没有名誉」好，而是有某些「事情」要在「死后」才会显出它的重要性来的事实。这「事情」就是贯穿在《传道书》里明示暗示的「**死后审判**」。这个「审判」和它的效果在你**生前**是不显的，甚至连你自己及身边的人也不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但你**死后**，它就会「现身」了，并且它的重要性会压倒你生前的一切，这就是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」的意思。

原来，「肉身死亡」并不是一切的「终结」，而是一个远为重要的「**新开始**」，所以「**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**」。这里讲到的「宴乐」，大家不要理解为花天酒地，而是遭逢喜庆而已。而所谓「喜庆」，不外乎是婚嫁生子之类，多与「出生」或「生育」有关，即总是依乎「生总是喜，死总是悲」的人间俗套。但传道者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「死」其实也是他的「生」——进入另一个阶段的「新生」，比起惯常讲的「生」更为重要，甚至重要到一个地步，为着「预备死亡」（即迎见「第二次的生」），必要时，可以放轻甚至牺牲「今生」：

³ 忧愁强如喜笑；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⁴ 智能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；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

记得，这只是一个比喻的讲法，你总不可能天天找一头「丧家」去与人家一同发愁吧！而且按《传道书》的整全教训，也没有任何叫我们整天斋戒沐浴、愁眉苦脸的倾向。传道者的真正意思，是叫我们「**生不忘死**」，即是，活着的时候，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终要面对「一极」（死亡与审判）的凡人。至于所谓「**智能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；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**」，自然也不是叫你整天「哭丧」，而是叫你「居安思危」。总之，**能够越早对自己终必一死，终必要面对审判的事实有所觉悟的人，就是越有智能**。这是传道者极发人深省的大提醒。以下几节里提到的「智能」，我们也要从这方面去理解。

⁵ 听智能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⁶ 愚昧人的笑声，好象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；这也是虚空。⁷ 勒索使智能人变为愚妄；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⁸ **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**；存心忍耐的，胜过居心骄傲的。⁹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¹⁰ **不要说：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**，是甚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，不是出于智能。

经文里出现许多描写「智能」的字眼，但这不是一段泛泛的「智能论」，譬如教你怎么待人处世之类。扣紧上下文，这里论到的智能必然也是洞悉人生「极限」的终极智能。「**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**」，就再一次铿锵有力地提醒我们必须好好预备面对自己的「一极」，也就是自己的「终局」。至于「**不要说：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**」，义理相同，就是告诉你「故事未完」，不要妄下定论，而且，事情的「终局」不单只强于「起头」，也强于任何一个「中段」。你若有智能，就不只要看得「更远」，而是要看到「最远」。总而言之，人活着的当下，却能早早虑及自己的「一极」——**肉身死亡、死后审判与永远归宿**，那就是大智能。

好了，搞到满脑子都是「一极」了，又「死亡」、又「审判」，又「永生」，却是现在如何活下去呢？还要在这个非常不理想的「生活平台」上活下去、信下去呢？讲来讲去，岂不是又回到**教条主义**或**敬虔主义**的老路上面吗？

请放心，传道者断不会是这种「级数」的。他没有因为「人人终有一死」，于是就叫你马上辞工去「全时间事奉」，不要浪费时间在今生的「俗务」上云云；他也没有因为「死后且有审判」，于是就叫你一天到晚一丝不苟、战战兢兢地学做「圣人」，千万不可以有半步的行差踏错云云。在《传道书》里头，你完全看不见这类教条主义或敬虔主义的影子。这些讲法，就算带着「基督教包装」，其实都是按「一般的宗教逻辑」推论出来的「产品」而已，传道者的「信仰逻辑」却是与此完全不同，非常另类。怎样另类？请看下一节

三、游刃于「两行」

按照「一般的宗教逻辑」，抓住了「一极」（死亡、审判、永生）这个信仰前提之后，很自然就会「推论」出修道主义或敬虔主义的信仰及生活模式，因为既然这「一极」是最要紧甚至是唯一要紧的事，那么，就当然要过一个「十足敬虔」的生活来预备进入这「一极」啦。

传道者「理论上」并不反对上述这种讲法，不过，传道者在高举「预备一生迎见一极」这个崇高的信仰「理想」的同时，他却比一切「宗教家」更加讲求「实用」。因为传道者所深深知道并予以极大同情的，就是芸芸众生并不曾「离地半寸」，他们终其一生，都必需生活在这个破破烂烂、苦罪纠缠的「人间平台」里。再崇高伟大的信仰理想，就只能落实在这个低下鄙俗的世界里。于是，参明「一极」的真理固然需要大智能，但如何在这样不堪的「人间平台」里「活出信仰」，所需要的是更大的大智能。这种智能，我称之为「游刃于两行」。**【游刃是个典故，出自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，大家有兴趣自己查一查。】**

但「定睛于一极」的智能又如何可以生出「游刃于两行」的智能呢？

首先，大家一定要明白传道者的脑袋是怎么转的。传道者的逻辑其实也是挺简单的，就是正因为「抓紧」了「一极」，所以，对人间的一切倒不必过分执着，而且，不只不必执着于一时间的功名富贵和成败得失，就连一般的**是非对错**的观念，以至泛泛的**成矩戒律**，都可以放得轻松一些。总之，最终去到「一极」便可，中间的，有时就不得不「马虎」一些。

这种讲法，好象很「惊人」甚至「离经叛道」，必定为某些「牧师」和「学者」所不耻。但究其实，都不过是为求「实用」而已。记得，我们不是在「冷气办公室」里「谈信仰」，可以讲到四平八稳，天花乱坠，完全正统，只字不差；我们却是要在这个十分恶劣的「人间平台」里「践行信仰」。要真正落实而非空谈信仰，首先，你必须要先凭着「甚深的智能」来参明这是个「甚么世界」：

¹¹ 智能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能更为有益。¹² 因为智能护庇人，好象银钱护庇人一样。惟独智能能保全智能人的生命。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¹³ 你要察看上帝的作为；因上帝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¹⁴ 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；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；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甚么事。¹⁵ 有义人行义，反致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倒享长寿。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

经文里又出现大量「智能」，但不是泛泛的「处世格言」，而是参悟人间实相的大智能。究竟

这是个怎么样的世界，怎么样的「人间平台」呢？——传道者就凭这大智能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里，有许多人力改变不了的死局（上帝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），有许多难以理解的祸福际遇（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；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；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甚么事），还有许多违背公义，甚至违反我们的基本信念的事实（有义人行义，反致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倒享长寿）。即是，这个世界断不是一个「基督教乐园」！

有人又或以为，传道者讲的是「例外」，是「反常」，不是「一般」或「正常」的情况。我要告诉大家，「常」与「非常」，要看你拿着的「量尺」的长度（或说比例）究竟有多长。在比较繁华太平的所谓民主社会里生活了三、五十年的人，总会觉得这世界「天下太平」，「希望无限」，不似传道者说得这样世态炎凉、全无希望。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「量尺」太短之故——横向上，他们没有顾念尚有许多在各类苦罪中挣扎求存的人；纵向上，他们忘记历史里延绵不断的更多苦难和罪恶。三、五十的「太平」，其实算得甚么呢？总之，你如果有大智能、大悲情，即你的「量尺」够长的话，你民胞物与，顾念苍生，饱览历史，思前想后，你就会知道传道者所说的其实是「正常」的人间真相。这就正如眼前有一条公路，你拿着你儿子的「学生间尺」去这里量一量，那里量一量，就说这条路是笔直的，但你若有一把够长的尺，从路首拉到路尾，一量，就会知道这条路其实是弯弯曲曲的。

大家再想想，人生一般是「七十寒暑」吧，活的日子是 $365 \times 70 = 25550$ 天，死的日子只是 1 天，但你总不会因此而认为「人人都有一死」是个「例外」现象吧！？传道者正是要以他的大智能告诉你，这「例外」的 1 天，才是人生中最「正常」的 1 天！所以，他教导你重视这 1 天过于其余的 25550 天！至于「好人有好报、恶人有恶报」，泛泛讲好象是事实，但只要你的「量尺」够长、即标准够高，对「好人」的定义不是「迪士尼」式的「好人」，而是像屈原、岳飞那样的仁人志士，同样，你就会发现「好人没好报」才是人间的「常规」。

好了，明白到我们活着的究竟是个「怎么样的世界」后，我们就知道，正正为了要让信仰能够「落地」，我们就不得不「八折收货」、「六折收货」，甚至「三折收货」。当中真关键的倒是如何「抓紧一极」，知道哪里是必不可失的「底线」，至于其它的、次要的，就要懂得随机应变，能收能放了。明白了这个「平台」，下面的经文就好解了：

¹⁶ 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逞智能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¹⁷ 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

传道者「不要行义过分，.....不要行恶过分.....」的说法，骤眼看，不但不符合「正统基督教」的教训，连一般的伦理道德的标准（譬如孔孟「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」）都及不上。好些有板有眼的「牧师」和「学者」就更看不上眼，于是，一是尽量回避不提这类经文，甚至有意无意「禁止」弟兄姊妹接触这些圣经，一是曲曲折折地「解释」这些经文，解到不似字面那么「偏激」或「邪气」。譬如说「不要行义过分」不过是指不要太过律法主义或自义自大，「不要行恶过分」也不是说「小恶」就可为，只是叫你不要「目无法纪」而已。这种解释完全「抽离」经文脉终，也「抽离」真实的人间——我们的「信仰平台」。

在上文，传道者再三提醒我们，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「无常」的世界里，「有义人行义，反致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倒享长寿」并不是某些人以为的「例外」现象。不错，「善恶到头终

有报」，不过那是到了「一极」，即人的死亡与被审判之后，才会全幅呈现的。日光之下，上帝的审判一天未到，就总有许多「含混不清」的地方，断不能拿着本「通书」死跟来生活行事。世俗人的「通书」就是以为「够恶够奸」就一定可以生存；基督徒的「通书」就是以为「够好够义」就一定可以通达。世事却并不是这样分明的。「不要行义过分，不要行恶过分」的真义，就是告诉我们世俗人的「通书」固然不可信，但基督徒的「通书」，譬如所谓「正规教训」，我们也要「活学活用」，「知时知机」，不可以死心眼不转弯。传道者也指出「行义过分」与「行恶过分」其实都是「自逞智能」，亦即是「愚昧」的表现，意思是以为自己已经「通达全局」和能够「控制结果」，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狂妄，必定自取灭亡。

大家记得**但以理**吧，但我很疑心大家只留意到他怎样「抗王命」继续敬拜耶和華，后来被奸臣打小报告，然后被丢下狮子坑，最后「奇迹生还」，还「加官晋爵」的故事。于是，就以**但以理**一天到晚都跟巴比伦王尼布革尼撒过不去，一天到晚都在与那些「异教术士」们大斗法，并且次次都得耶和華奇迹保守，战无不胜。但你认真读《但以理书》，再稍稍通点人情世故，知道**但以理**处身于一个怎样的「平台」，你就知道这是你自己或某些「牧师」虚构出来的讲法，事实断非如此。

但以理虽然身为巴比伦的「宗教部长」，但肯定没有运用他的职权去「推广犹太教」，更没有直接干涉或意图消灭巴比伦的异教。**但以理**很**知时知机**，对于绝大多数政事，他根本就「只眼开只眼闭」，尽量不与别人过不去。所谓「抗王命」继续敬拜耶和華，**但以理**的做法其实是非常「**低调**」的，他只是回到自己家里打开个窗「如常」朝耶路撒冷敬拜而已，绝无任何「激烈抗争」的行动，更没有号召所有同胞起来「反抗王命」，若非奸臣打小报告和从中挑拨离间，尼布革尼撒根本就不会留到**但以理**的所谓「抗王命」行动，其「低调」的程度可想而知。**但以理**到了晚年，更是默默无闻处于「隐居」状态，甚么「作为」也没有。事实上，**但以理**并不似我们惯常所理解的「先知」，而更像是一位「**智者**」——**但以理**知时知机，从没有妄想过在异教世界里「推行」他的信仰，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「救世」，而是默默保存百姓对耶和華的信仰，为天国「留种」，等待他日回归复国。

今天，大家同样不要「天真」，以为自己活在甚么「基督教世界」里，那些所谓或不知所谓的「基督教国家」或「基督教文化」，其实是假到不得了。践行真理、传扬福音是对的，但你却要知道这是个「甚么世界」，所以一定要「量力而为」。除非你决意「殉道」（不是说说而已），而上帝也真的到时候要你殉道，否则，你就「**不要行义过分**」。

至于「**不要行恶过分**」，好象容许大家行些「小恶」似的，这种讲法，也是许多道貌岸然的「牧师」和「学者」以为万万不可的。但我恳请大家诚实，抚心自问，你真的没行过若干「小恶」么？譬如搞搞人事、讨讨便宜、说说大话之类。在日光之下，如果事无大小都要「执到正」，你还可以「生存」到今天么？我见过太多自称很讲「原则」的人，事实上，他们只讲他们想讲或在乎的所谓「原则」，别的，就一概不管，或根本看不见。想想，俄巴底在亚哈和耶洗别手下，大卫逃亡投归非利士人王手下，可以完全不干点「违心」的「小恶」么？只有一天到晚躲在办公室里「空谈信仰」的人，才会忍心指责他们。

人生世上，就是有这许多的无可奈何，一言难尽，但这就是「人间」，也是我们唯一能真正落实信仰的「平台」。如此「七折八扣」，不是对信仰马虎，倒是出于不想辜负信仰，不想将

信仰低贬为「虚悬半空」的「理想」，「做得一些得一些」的一片苦心孤诣而已。

¹⁸ 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；因为敬畏上帝的人，必从这两样出来。

传道者如此「通融」，教我们「游刃于两行」——即「左摇右摆」在极端之间权宜行事，不过是为了「实用」，让信仰能真正落实人间而已。事实上，上帝所求于我们的也不是理论上的「完美」，而是实际上的「遵行」。真正「敬畏上帝的人」，不是那些把理论讲到十全十美的人（像约伯那三个朋友），而是在实际上即使是「七折八扣」，也毕竟是有诚意、真心、努力去践行信仰的人（像但以理，俄巴底）。

再看下文，我们就更看得到传道者是多么的「体贴」，又多么的「实际」：

¹⁹ 智能使有智能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。²⁰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²¹ 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。²² 因为你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

只要你未致「中毒太深」，还有一点幽默感，这里，「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。因为你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」，难道不会令你「会心微笑（或苦笑）」么？传道者叫我们不要「行义过份」，因为除了在外面的「时势」不容许之外，在你里面的「人性」也不容许，因为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」。所以，你只当量力而为，不要高言大志！

结语、这不是「中庸主义」

总结上文，我们看到传道者教我们「执紧一极，放松两行」，就是只要最终的「目标」可以去得到，中间的过程就不必死执着某一条「路线」，容许适度地两边左右摇摆。这种教导就是我在引言中所说，信仰之中的「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」。

但不要误解传道者说的这条路线是某种「中庸之道」。第一，它始终在动态摇摆着，不会成为一条「凝固」的所谓「中间路终」。第二、它的本意绝非为两头讨好，效忠上帝永远才是本心，不「得失人间」只是权宜行事。第三、到别无选择，无可通融之际，「服从上帝，不服从人」永远是最高的原则，只是「生有时，死有时」，我们不能也不必一天到晚都想着殉道而已。因为稍稍「苟且」，留「有用之身」，有时可能更加「实用」。

传道者的讲法，或者叫你觉得「不三不四」，但这个人间本来就「不三不四」（上不着天，下不到地），人性也是「不三不四」（既不是神，也不是兽），所以，只有这种「不三不四」的信仰版本，才能够对应真实的人间与人性，也才是真切可行的人间信仰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就是信仰之中「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」。